

## 好古博雅之實踐—— 論陸深與叢刻小說《古今說海》

謝文華\*

### 摘要

明中葉在士林間廣泛流行之「好古博雅」意識，既可作為品評人物的稱譽之詞，也是展現在作品風格的參考標準之一。在此時期，許多官員秉持好古博雅的信念，以刊刻出版方式主動傳播小說，帶動單刻本小說大量問世，一時蔚為風潮。

嘉靖23年（1544）出版問世之《古今說海》，為明代首部專以小說為收錄主體之叢刻式作品。其作者歸屬權後人多依據唐錦〈古今說海引〉所述而歸之陸楫。然透過多方詳考可知，包括書籍命名、書目檢選、刻工來源等大小事務，陸楫之父——陸深，應當才是真正主導全書編纂方向的靈魂人物，《古今說海》之編成，可說是陸深對「好古博雅」意識之實踐，也是作為回應盛行於世的復古運動及陽明心學之理論載體。

此外，小說傳播型態往往與小說文學地位有著互為表裡的關連，《古今說海》堪可作為見證這段過渡階段的參考標的。於此之前，小說多僅能以傳抄、單刻本形式流傳，將小說透過有意識且系統化集結、出版並傳播，陸氏父子可謂首開其例，此舉也顯現小說文學地位，在好古博雅意識的加持下，有了更加穩固的傳播基礎。

關鍵詞：好古博雅、陸深、陸楫、叢刻小說、《古今說海》

---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 The Practice of Archaic and Liberal Arts Learning—On Lu Shen and the Block-printed Novel *Gu Jin Shuo Hai*

Hsieh Wen-Hua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bstract

There was popularity of “archaic and liberal arts learning”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mid-Ming period. The idea of archaic and liberal arts learning could be used to praise those who had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arts and literacy, and it also set the criterion by which one’s writing style was evaluated.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many governmental officers held the idea of archaic and liberal arts learning through the act of publishing novels in block-printed forms. This, nevertheless, had made the popularity of single-printed novels.

Published in 1544, the novel *Gu Jin Shuo Hai* (On Now and Then) was the first block-printed collections in the form of the novel in the M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presumptions made by later, the author of the text was Lu Ji. However, it needs to be noted that, through variou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the author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Lu Ji’s father, Lu Shen. *Gu Jin Shuo Hai* was Lu Shen’s realization of archaic and liberal arts learning, and it was also a reply to both the revivalist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Wang Yang Ming’s philosophy of mind, both of which had been predominating thoughts prior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ext.

Moreover, there wa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hifted ways of transmission and the changed status of the novel as a literary creation. *Gu Jin Shuo Hai* witnessed these changes. Before the text being published, novels could only be printed in hand-copied or

single-printed forms. But Lu's family started a new way of making novels be read through their systematic editing, gathering, and publishing. This also shows that the status of the novel, through the idea of archaic and liberal arts learning, had a more consolidated foundation upon which it could be transmitted.

**Keywords:** Archaic and liberal arts learning, Lu Shen, Lu Ji, Block printed collections, *Gu Jin Shuo Hai*



# 好古博雅之實踐—— 論陸深與叢刻小說《古今說海》\*

謝文華

## 一、前言

明代是小說文類定義最為紛雜，型態變化也為最豐富的時代。民初魯迅（1881-1936）《中國小說史略》對明代小說發展源由的開創性論述，已先肇其端。後繼學者持續從各種途徑或新事證中，嘗試詳述其發展脈絡，闡明關鍵性的轉折流變，從而提出新見，務使明代小說發展論述更趨完整。

明中葉從弘治朝（1488-1505）開始，延續至正德、嘉靖年間（1506-1566），士林間頗以推崇「好古博雅」為尚，流風所及，「追古」、「好古」、「博古」、「博學」、「博洽」、「博雅」等詞不僅見諸各類文序題跋、隨筆雜著，包括文人為古體小說題寫之序跋也大量出現，一時蔚為風潮，這對明代小說傳播史來說，是值得關注的現象，意味著向來不登大雅之堂，僅能透過私下傳播的稗官小說，逐漸能以補史之闕、足資博覽，甚而有益教化而獲得士林認可，成為與經史詩文同樣可公開傳播之文類。

本文以「好古博雅」、陸深與《古今說海》（以下簡稱《說海》）三個關鍵要素做為研究目標，即著眼曾在明中葉流行之「好古博雅」意識，在當時既是蔚為流行的文學風尚，也作為盛讚個人學養的稱譽之詞，如唐寅（1470-1524）〈嘯旨後序〉云：「子儋朱君（朱承爵，1480-1527），好古博雅，一時俊彥之良，無有逾者。」<sup>1</sup>陸采

\* 本文為科技部 104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明代中晚期叢刻小說研究」（MOST 104-2410-H-025-025）之部分成果，謹表謝忱。本文原發表於「第六屆中國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10.27），蒙臺北大學中文系王國良教授細心講評並惠賜寶貴資料，使拙文愈趨完整。另承二位審查人費心評閱，提供諸多建言與不同思考面向，在此一併誌之，以申由衷謝意。

<sup>1</sup> 唐寅：〈嘯旨後序〉，參唐·孫廣：《嘯旨》，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 19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1497-1537)撰《藝文類聚》跋語亦有：「予不忍，僅劖其半以示存羊之意，庶幾他日可補而完，以副胡公（胡纘宗，1480-1560，時任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好古博雅之志云。」<sup>2</sup>而時人號為「博雅」的陸深（1477-1544），不僅在復古文學、陽明心學諸派盛行環伺的文學場域中，力圖揚榷古今之義，提出「志廣」、「學博」與「守約」的文學主張，試圖走出一條道路，由其主導出版的《說海》，這部廣搜各朝古體小說<sup>3</sup>的叢刻<sup>4</sup>式作品，更可視為實踐博學致用的文學載體，也能作為明中葉小說文學地位轉變之見證。

為闡發此一文學現象，本文擬從四個面向切入觀察：首先，闡釋陸深好古博雅意識之成形脈絡；其二，處在復古與心學兩大思潮激盪的明中葉，陸深主張好古博雅之動機與意義；其三，《說海》編纂動機與好古博雅意識之實踐；最後，《說海》的問世，是叢刻小說發展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小說傳播型態與小說地位變遷的見證，此書對明代中晚期小說留下哪些值得注意之影響。以下試分別論述之。

## 二、陸深好古博雅主張之形成

陸深，初名榮，字子淵，號儼山，世稱儼山先生。南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今上海市）。憲宗成化 13 年生，卒於世宗嘉靖 23 年。弘治 18 年（1505）登進士，選

葉 40A-B。

<sup>2</sup> 陸采：〈藝文類聚跋〉，參唐·歐陽詢：《藝文類聚》據嘉靖 6 年（1527）長洲陸采刊本，轉引自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子部第 3 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2），頁 2。

<sup>3</sup> 「古體小說」一詞由程毅中率先提出，其概念及涉及之文本，與本文所論小說範疇頗為相合，故據以採用。參程毅中編著：〈前言〉，《古體小說鈔·宋元卷》（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1-8 所論。

<sup>4</sup> 叢刻一詞，指匯刊群書而成之叢書，明人高承埏《稽古堂叢刻》，清人傅春官《金陵叢刻》，皆用此語。近人馬廉在〈影印天一閣舊藏雨窗、敬枕集序〉提及《清平山堂話本》之發現，曾言道：「那是十五種話本小說居多數的叢刻，日本人因書板刻『清平山堂』字樣，取以為名，原本可也沒有總稱，我們就給它定名為《清平山堂話本》。」參明·洪楗編，譚正璧校點：《清平山堂話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335。本文借用其義，以此稱呼從明中期開始大量「以叢書型態集聚刊刻」之古體小說。

翰林院庶吉士，正德 5 年（1510）授翰林編修，得闕中秘書。歷任南京主事、四川左布政使、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累官詹事府詹事，年 68。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

陸深學問淵博，頗為時人所推崇，何良俊（1506-1573）謂「其於博雅可謂兼之矣」，陳繼儒（1558-1639）亦言「嗣後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sup>5</sup>紛紛給予高度肯定。關於陸深之學養經歷，文徵明（1470-1559）〈陸文裕公全集序〉有約略介紹：

公自為舉子，已能**博涉群書，遊心古學**。及以高科入仕，首被是選，獨能於程限之外，益事貫綜，群經、子史、禮樂、名物、陰陽、律曆、山經、地志；**下逮稗官小說，靡不披覽**，而將以勤劬，生平所作，無慮千數。而高才卓識，足以驅獲推行，故摘詞發藻，迥出輩流，品騫精詣，咸有據依。見諸論著，莫不合作。<sup>6</sup>

「博涉群書，遊心古學」點出陸深興趣，至於「摘詞發藻，迥出輩流」當得力於不拘閱讀文類，不限雅俗兼容並蓄之態度，故能將所學融會貫通，致用在文章創作上，進而樹立個人風格。陸深之博學，與深厚的家學淵源密不可分，其祖父陸濬（生卒不詳）「倜儻沈毅，博學好古」，為人所敬服<sup>7</sup>；父親陸平（生卒不詳）亦「天資宏博」者，壯年好遠遊，歷三十餘年足跡幾遍天下，於典故、地理尤為熟識。陸深自小耳濡目染，影響至深<sup>8</sup>，及壯於會試登魁，選入翰林館閣修習多年，得飽讀中秘書，唐

<sup>5</sup> 明·何良俊：〈儼山外集序〉，參見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9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頁 163。另，陳繼儒嘗云：「吾鄉自陶南邨撰《輟耕錄》及《說郛》，有此一種風習，而嗣後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參見明·陳繼儒：《偃曝談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11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5），卷下，頁 860。

<sup>6</sup> 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頁 160。

<sup>7</sup> 明·陸深〈先考竹坡府君行實〉載：「陸出自華亭。洪武初，竹居府君（陸德衡）再自馬橋，壻於浦東之章氏，因家焉。竹居府君脩隱操，為鄉長者。生筠松府君（陸濬），倜儻沈毅，博學好古，聲望隱然重東南，為人敬服。」故言之。參見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頁 300。

<sup>8</sup> 明·陸深〈家大人七十乞言述〉載：「……（陸平）遣不肖深學于縉紳先生間，乃日與農夫野老問時候、談稼穡、講醫卜，暇則焚香燕坐，披閱圖史，頹然以自適也。天資宏博，兼以涉歷多所，熟識典故，寔有經濟之具，而人未之及知也。深嘗侍側聽其言論，若吳之水、淮之鹽、秦之馬、兩浙之稅、水之漕、陸之運，若西北之口情，籌其利害，如指諸掌。深時得其說之一二而出之，人皆以為奇。」參見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頁 314-315。

錦（1475-1554）謂其「於書無所不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sup>9</sup>以故學問豐贍該博，著作種類繁多，品質亦佳。何良俊受其子陸楫（1515-1552）所託，撰〈儼山外集序〉略有評論：

唯先生撰著成書，凡二十三家，通計四十卷，其於歷代典章、羣籍隱義、陰陽曆律之變、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莫不畢備。至若《史通會要》一書，則作史利病，評撫無遺。《書輯》一編，則書家精秘，開指殆盡。錄同異，則敷奏詳明；紀扈從，則鋪寫嚴密。其序致時事，則核而婉，切而中，使後世潤飾王風者，師其故實；翱翔藝圃者，掇其菁藻。史家或有闕失，則異代編纂者，亦或有徵焉。其於博雅庶或能兼之矣。<sup>10</sup>

在肆力文學、史傳與書法藝術之外，陸深於「聲色貨利無所嬰情，唯法書名畫、商彝周鼎，則時供鑑賞，用為博古之助。」<sup>11</sup>顯見其已將博學好古全面實踐、內化至生活層面，成為文學創作及學術思想之依歸。

### 三、陸深好古博雅意識與時代思潮

陸深仕宦時期正是明中葉文學思潮產生巨大轉變的關鍵時代，從弘治、正德開始醞釀，至嘉靖朝走向顛峰的陽明心學與李、何復古運動，是明朝開國百餘年來影響深遠的學林盛事。二者雖源自不同學術基礎，分擅文學與思想領域，卻共同標誌逐漸擺脫程朱理學及臺閣體的長期壟斷，以解放傳統之姿邁入嶄新蛻變，誠如廖可斌（1961-）所言：「在突破程朱理學、倡導主體精神、反映當時個性解放的時代要求這種根本性質上，二者是一致的。」<sup>12</sup>面對這波時代浪潮漫天蓋地席捲而來，學

<sup>9</sup> 明·唐錦：〈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學士儼山陸公行狀〉，《龍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2，頁592。

<sup>10</sup> 明·何良俊：〈儼山外集序〉，《何翰林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卷8，頁76-77。

<sup>11</sup> 明·唐錦：〈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學士儼山陸公行狀〉，《龍江集》，卷12，頁593。

<sup>12</sup> 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159。



術文章迥然丕變之際，陸深並未追隨風潮，錦上添花，而是保持客觀立場，確立自己的文學走向。清康熙邑人曹一士（1679-1736）在〈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序〉分析頗有見地：

前代正德、嘉靖之間，姚江盛談良知，北地矜言復古，士大夫靡然從之，終明之世，學術文章日以訛失。蓋雖豪傑之士，冥然莫覺其非者幾二百年。而吾邑文裕陸公生於是時，獨能心知其非是，微言緒論，時所指斥。於是歎前輩淵源深遠，學識堅定，不為交遊名譽所傾動。……其言於朝者，曰：「陽明討逆平蠻，功在天下，至其講學，吾未之知。」又筆之於書曰：「今諸公併與性即理也，一言為不通之論。夫義理要在悅心，如登高然，高一步則所見自別，若未至其地而議之，何益之有？」……其語學者曰：「文字當各寫胸次，落筆成家，如江河之潤，日月之明，乃可傳後。近有作者，繩趨尺步於一字一句，曰『吾學班、馬，吾學韓、柳』作者果如是乎？」又曰：「張文潛謂無見於理，而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sup>13</sup>

曹一士的評論，明確指出陸深對心學和復古文學思潮的態度，二百年後立足歷史的制高點，回溯這段歷史，亦發凸顯陸深堅持理念的價值。

若從陸深所留著作觀之，更能清楚反映實情。面對陽明心學，陸深肯定王守仁（1472-1528）討逆之功，但公開反對心學末流捨棄學問、束書不觀之偏激作為，為矯正其說，故提出「六經皆心學」之說以示學者，認為誦讀詩書與心學其實不相悖離，亦不衝突。其具體主張可參見採答客問方式書寫之〈學說〉看出個人見解。其云：

難之者曰：「聖賢之學以致用也，學而弗用，焉用學？」應之曰：「事必有體，用斯由焉。不惟其體惟其用，猶之室而無基，步而不履，難矣哉！故心者，身之體也；身者，家之體也；家者，國之體也；國者，天下之體也。孔子之於〈大學〉，其論修齊治平，必先之以格致誠正，是固用之說也。」曰：「聖人作經，詔告萬世，正學門戶，惟茲肯綮，子知歛華以近裏美矣。循子之說，

<sup>13</sup> 清·曹一士：〈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序〉，《四焉齋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7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頁486。另見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頁154-156。

固將舉六經而盡棄之耶？」曰：「非是之謂也，**凡學以為身也，為身以為心也，六經皆心學也，豈曰聖人辯且博哉？况古者誦詩讀書，皆為養心設也，徒玩其土苴而忘其精粹。反之，此心不有得焉。吾恐羣聖人作經之志荒矣，望於天下後世者孤矣。彼禪寂者，吾固非之；章句之儒，亦所不取也。**」<sup>14</sup>

「六經皆心學」是相當精巧的主張，尤其誦讀詩書乃為養心而設，巧妙保留二者的維繫脈絡，也是對取巧者的間接批判。在批判心學去本逐末、顛倒因果之餘，陸深也對時下標榜復古，作詩卻落入蹈襲之弊的創作風氣，毫不掩飾提出反駁，多次提出文章需自出胸次，方是真正文字。試舉三則創作弊病為例：

林竹溪（林希逸，1193-1271）論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絕出於唐以後者，以其詞必已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剽竊言語，但體製相類，筆力相似皆是也。斯言甚足以救今日之弊。（〈續停驂錄〉）<sup>15</sup>

陳東（生卒不詳），字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參議捧表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業集序〉為贄，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胸次中流出。近時李獻吉（李夢陽，1472-1529）、何仲默（何景明，1483-1521）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1271-1323）有云：「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為宗。」殆名言也。（《玉堂漫筆》）<sup>16</sup>

**大凡作文須要從胸次流出，方成作家，細看兩漢、韓文，當有自得處，又須與自己已合處用工，切不可隨人贊毀也。**（〈家書〉）<sup>17</sup>

蹈襲、擬作，乃詩歌常見創作手法，並非明代復古詩派首創，然而文人隨風氣擺盪，競取前人詩歌為範本，在詩作題材、內容上抽換更易，以為新作，雖名為復古，本質仍是仿擬，不僅難出新意，遑論真情至性之抒發流露。在陸深卒後，唐錦撰〈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學士儼山陸公行狀〉亦特別引述其說加以強調：

<sup>14</sup> 明·陸深：〈學說〉，《儼山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84，葉 6b-7b。

<sup>15</sup> 明·陸深：〈續停驂錄〉中，《儼山外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6，葉 8b。

<sup>16</sup> 明·陸深：《玉堂漫筆》卷上，《儼山外集》，卷 11，葉 8b。

<sup>17</sup> 明·陸深：〈與陸楫〉家書，參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頁 343。

(陸深)頗厭近時文體之陋，恒語學者曰：「文字當各寫胸次，如江河之潤，日月之光，乃可言文。若規規然模描彷彿，作者果如是乎？遇艱澀之詞，輒曰：『此換字、減字文也。』棄去不視。」尤長於紀事，落筆千百言，馳驟頓挫，無一冗詞泛語。賦詩則直寫性情，不事雕琢。初喜盛唐，中年以後沖澹閒遠，駸駸漢魏矣。<sup>18</sup>

有趣的是，陸深與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既為官場熟悉友人，三人曾共同校選袁凱（生卒不詳）《海叟集》。<sup>19</sup>陸深與李夢陽尤為交厚，曾邀李氏卜居吳地<sup>20</sup>，並留下多首詩作及述及兩人共讀論學之紀錄。<sup>21</sup>然而，面對各自歧異的文學主張，陸深能堅守其志不因私交而改弦，反而直指其失，籲後學勿落入窠臼。可以說，陸深是用篤實的態度面對「古學」<sup>22</sup>，其好古並不同世俗所謂之復古，而是透過博覽群籍，汲取古人精神與學問之道；至於博雅，則是力矯世俗高談性理，崇尚玄虛，非棄聖賢典籍導致見聞寡陋之流弊。<sup>23</sup>正因如此，陸深從勤勉問學厚植學養著手，力行孔子「博學以廣識」傳統<sup>24</sup>，觀其〈理學括要序〉可略得其梗概。其言：

<sup>18</sup> 明·唐錦：〈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學士儼山陸公行狀〉，《龍江集》，卷12，頁592。

<sup>19</sup> 明·陸深：〈詩話〉，《儼山集》卷25，其載：「袁御史海叟能詩，國朝以來未見其比。有《海叟集》。予為編修時，嘗與李獻吉夢陽、何仲默景明校選其集。」葉1a。

<sup>20</sup> 「李憲副夢陽，字獻吉，號空同子。弘正間名士，與予交好。嘗約獻吉遊吳卜居。」明·陸深：〈停驂錄〉，《儼山外集》，卷14，葉2a。

<sup>21</sup> 收有〈寄李獻吉〉（《儼山集》卷7）、〈雜言贈別李獻吉〉（《儼山集》卷19）、〈次韻何仲默別鄭山人兼柬李獻吉〉（《儼山續集》卷3）、〈連日遲李獻吉不至有作〉（《儼山續集》卷6），書信則有〈題海叟集後〉（《儼山集》卷86）、〈與李獻吉書〉（《儼山集》卷91）。

<sup>22</sup> 簡錦松言：「成化以來稱『古學』者凡三：最先為臺閣與蘇州文苑稱古文詞為『古學』，蓋以博覽古書，雅擅詩文為古也；其後有湛若水、王守仁一派之心學，亦稱古學；介於二者之中，為李夢陽、何景明領導之復古，世亦以『古學』目之。三種『古學』，各自俱以對文化現象與人才問題之關切為背景，而提出其復古主張，非漫然而談文學或理學也。」參氏著：《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185。

<sup>23</sup> 何良俊於〈儼山外集序〉中曾對時風頗致憂慮，其云：「夫今世薦紳先生，非不才質瑰璋，然皆高譚理性，競事玄虛，或專志藝文，都工靡曼。夫尚玄虛則黜聞見，工靡曼則鮮懿實，而著述之家惟資博雅，其尋繹經史，亦賴思致宏深。故今世文士競爽而著述罕聞，非此其故耶？間有一二稍敦朴有志於斯者，又以不閑於故事，故其言都不雅馴。」文見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頁162-163。

<sup>24</sup> 《論語·雍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參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

自昔聖賢其志廣，其學博，其守約。志廣，故欲以成天下之務；學博，故必以周天下之故；守約，故嘗不外乎此心之神明。蓋非約不足以該博，非博不足以濟務。<sup>25</sup>

陸深標舉志廣、學博、守約三個向度作為基本功夫，叮嚀學者需循序漸進方能成天下之務、周天下之故，甚而保持心思澄明，反映在學術與文章上，始能「工」而精緻巧妙且言之有物。<sup>26</sup>凡此，當可視為陸深回應時代思潮之主張。<sup>27</sup>

#### 四、陸深好古博雅意識之實踐

《古今說海》是否可視為陸深對其好古博雅意識之實踐，是頗引人遐想之學術假設，此一假設或可從是書創作動機與成書歷程找到端倪。唐錦在《說海》書首撰有〈古今說海引〉，提供相當程度之說明，試引錄全文以為分析之資：

夫博文博學，孔、孟之所以為教也。況言行多識，固君子畜德之地乎！黃子良玉、姚子如晦、顧子應夫、沈子叔明、陸子思豫，皆海士之英也。與予季子贊共為講習之會。日聚一齋，繙繹經傳，考質子史，闡發微奧，究極指歸，不但求合場屋繩尺而已。探索餘暇，則又相與劇談汎論，旁采冥搜。凡古今野史外記、叢說脞語、藝書怪錄、虞初稗官之流，其間有可以裨名教、資政理、

2001)，頁 55。

<sup>25</sup> 明·陸深：〈理學括要序〉，《儼山集》，卷 51，葉 12b。

<sup>26</sup> 〈序交〉一文云：「大江之西有士曰劉子某，與江東陸深友數歲矣，……始，深之聞劉子也，以瓌翰麗藻，既見得其人焉，方行古貌。既交，得其學焉，弘放浩博。及是京師再會，為別最久，而劉子所得深矣，行益慎，貌益充，博者益以約，而文章益工。比聞劉子涉歷之餘，剝落華飾（通飾），獨趨本原，浩然有求道之志。夫學之於道，若飲食然，珍錯之雋，不若穀粟之為用也；適口之奇，不若充腹之為味也。深方俛焉，未有所適，將於劉子是賴。」參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頁 315-316。

<sup>27</sup> 或以為陸深既能擺脫陽明心學末流，又有別於前七子復古，實為李贄「一念本心」、袁宗道「學古貴達」以及袁宏道「直書胸臆」之先驅。案：筆者以為陸深治學工夫與文學主張以古學為基礎，提出個人所見，與流俗不相侔，其於晚明文學諸公之關連或影響，確實值得進一步察考。此處為免歧出主題，故暫誌之以俟將來。

備法制、廣見聞、考同異、昭勸戒者，靡不品隲決擇，區別彙分，勒成一書，列為四部，總而名之曰《古今說海》，計一百四十二卷，凡一百三十五種。斯亦可以謂之博矣！雖曰用以舒疲宣滯，澡濯鬱伊。然學者反約之道端，於是乎基焉。好古博雅之士，聞而慕之，就觀請錄，殆無虛日，譬之厭飫八珍之後，而海錯繼進，不勝夫嗜之者之眾也。陸子乃集梓鳩工，刻置家塾，俾永為士林之公器云。嘉靖甲辰（23，1544）歲夏四月朔龍江唐錦題。<sup>28</sup>

依據唐錦所述，《說海》的形成最初是黃標（字良玉）、姚昭（字如晦）、顧名世（字應夫）、沈希臯（字叔明）、陸楫（字思豫）以及唐贊（字世具）六人論學之餘的閒暇活動，嗣後演變成十四人分工參與校書、出藏書、錄稿等工作<sup>29</sup>，完成全書 142 卷的浩大工程。該書採能勸誡教化、有助博學作為選汰標準，廣泛蒐羅「古今野史外記、叢說脛語、藝書恠錄、虞初稗官之流」諸類書籍，最終目的是永存家塾作為士林公器，也滿足好古博雅之士之閱讀期盼。

唐序乍讀之下，似乎已完整道出《說海》成書歷程與動機，儼然已成為無須費心辯證之論，然而，仔細玩味其說，再參照陸深所留著作，似乎仍有許多未解之疑有待後人探掘。

首先，由於陸楫是主要「集梓鳩工」者，因此歷來論者將《說海》之著作權逕歸諸陸楫，已然成為學界定論。不過，近人李昭鴻在其博士論文曾提出不同見解，以為「至少《古今說海》從發想、編纂到刊刻，甚至是參與人員和工作分配等，陸深絕對扮演被諮詢請教的角色。」<sup>30</sup>李氏這段推論可從陸深《儼山集》中所載〈與黃甥（指黃標）良式十二首〉找尋印證，包括《說海》之命名，以及對所收書籍種類之建議，陸深實有高度參與，其言：

吾甥作事必精，所刻書不下古人，計費亦不貲也。篇名嫌不響，可題作《說海》如何？有緊要與典禮書，多入幾種為佳。（其六）

<sup>28</sup> 明·唐錦：〈古今說海引〉，陸楫編：《古今說海》（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 23 年雲間陸氏儼山書院刊本），引 1A-2B。另明·唐錦：《龍江集》，卷 14，頁 602-603。亦收有此文，文字略有出入。

<sup>29</sup> 參陸楫撰：〈校書名氏〉，《古今說海》。

<sup>30</sup> 可參看李昭鴻：《陸楫及其〈古今說海〉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0）上篇，「第三章：《古今說海》之主要編校者」，頁 60。

小說若刊，須喚得吳中匠手方可。發還九種檢入，但訛謬極多，要校勘得精，却不枉工價也。(其七)<sup>31</sup>

仔細審視二條文字，可明顯感受陸深是以「指導」或「吩咐」口吻提點外甥黃標處理編刻之事，此處所言「小說」，指的應當是尚在編輯或刊刻階段之《說海》。據陸楫所撰〈校書名氏〉可知，清楚載明黃標在《說海》負責「總校勘編次」這項核心工作，換句話說，《說海》應當是黃標在陸深的指導下進行的編輯任務，包括書籍命名、種類檢選乃至各項刊刻庶務，都在二人商討中逐次確立。但是諦觀唐錦全文，僅言其子陸楫「集梓鳩工，刻置家塾」，最後完成是書出版，至於陸深參與編纂之事卻未提及隻字片語，確實耐人尋味。<sup>32</sup>

其二，《說海》是部 142 卷的大型叢刻作品，前人對其選書、編排到編輯體例或有質疑<sup>33</sup>，然團隊分工運作，編輯意識明確且資金相對穩定，卻是不容否認之事實。對一群尚未登科中舉的士子而言，耗費諸多心力完成此部叢刻鉅著之動機，著實令人費解。再進一步綜合考量資金來源等現實因素，對出版時甫屆而立之年的陸楫而言，是否已具備此一決策意志，著實不無疑問。且《說海》目今傳世版本數量頗多，全套多達 40 冊之譜，顯見出版能量具有一定高度。《說海》出版動機是否帶有商業利益考量，尚無法證實，但從刊行總量來看，並不只有「刻置家塾」這唯一對象卻是可以肯定的。

其三，考察陸深過往曾有編選古今諸作以成書之前例，似乎亦能作為主持《說海》編刊之間接證據。考正德 13 年（1518）陸深任職翰林院編修時，曾親自蒐羅歷朝書法名家論著，彙編完成《書輯》3 卷，並留下前後序文各一篇<sup>34</sup>，其前序詳加交代編輯動機：

<sup>31</sup> 明·陸深：《儼山集》，卷 95，葉 15a-15b。

<sup>32</sup> 審查先生建議參考趙春輝：〈黃標與《古今說海》新考〉，《明清小說研究》125（2017.7），頁 177-188。案：趙文著重黃標家世背景與陸深親屬關係之考察，拙文側重從陸深編書經歷及學問工夫，論證《古今說海》有實現陸氏好古博雅意識之深意。二者進路不同，然於陸深主導其書編纂，乃有殊途同歸之論。

<sup>33</sup> 余嘉錫以為《說海》有「沒其撰人及出處」「隨意抄撮不完不備者」之失，參見氏著：《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15，頁 941。

<sup>34</sup> 現藏國家圖書館，為嘉靖 24 年（1545）雲間陸氏家刊本。

前代書家之論著洋洋乎，何其備也。大抵文過其質，寡要約焉。予之輯此也，擊百氏之菁華，示一藝之途轍，庶使後來求方圓於規矩，將由下學而上達也。顧微辭奧義，獵取牽聯，既已成篇，似為已出，不幾於掠乎？若夫一章之中，畢還眾善，則今古迭形難以倫序，尤乖彙括之體。今故會萃諸家首條品目，庶幾博洽之士知所由來云爾。雲間陸深子淵題。（〈書輯序〉）<sup>35</sup>

《書輯》之後，嘉靖 19 年（1540）陸深另收集歷朝以描寫海潮為題之作品，編成《海潮集》一書，自序云出於欲一探究竟之動機，「因檢古今論潮者，類為集，以存異同之辨。」<sup>36</sup>《書輯》、《海潮集》二書之完成，需具備兩項必要前提，即編選者廣泛的閱讀經驗，以及充足的圖書資源作為基礎，對照匯聚 135 種小說於一爐之《說海》亦是如此。將陸深〈書輯序〉與唐錦〈古今說海引〉二文相互參看，蒐羅古今之作為共同特色，目的是「觀其異同」，作為後學者學習辨別之資。二文在言說策略上頗有異曲同工之旨。

其四，《說海》編纂期間，陸深已臂痛多疾，無法親自負擔繁瑣檢校工作<sup>37</sup>，加以陸楫長期體弱多病，不勝繁重庶務，故將《說海》、《儼山外集》及《痘疹論》等諸書編校工作，託付「視之如子」外甥黃標執行<sup>38</sup>，自屬合理安排。試以《痘疹論》出版為例，可觀察甥舅二人之互動，陸深〈重刊痘疹論序〉載：

歸田之又明年，汾州栢山劉先生蒞松之日，首以此書（指《痘疹論》）為惠，

<sup>35</sup> 明·陸深：〈書輯序〉，《儼山外集》，卷 32，葉 1a。

<sup>36</sup> 明·陸深：〈海潮集序〉，《儼山集》，卷 39，葉 6a。

<sup>37</sup> 如《儼山集》卷 95〈與黃甥良式十二首〉便多次出現「臂痛不減」、「臂痛轉劇，指不多及」、「臂痛楚，作字艱難」諸語，葉 15a、16b。

<sup>38</sup> 明·何良俊〈儼山外集序〉云：「是刻也，黃子實事編校，最為詳審。楫又以先生之意，命良俊序於簡末，迺敢以平日之見附著焉。」參見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頁 163。另外，關於陸深與黃標之關係，可在陸深給陸楫家書〈京中家書二十四首〉中約略觀察，其云：「今黃甥良式南還，念此子兩度來京，皆是倚仗於我，顧其命薄，盡成狼狽驅馳，最可憐。惜其破費亦不少也，茲回欲興復家產，汝可量力助之，我亦許矣。此子不是負人者，知之！知之！此間大小事體，我悉與之酌量，披露心腹，視之如子，汝可與謀議行事。」參見陸深：《儼山集》，卷 99，葉 5b-6a。另外，檢閱陸深《儼山集》與陸楫《葦葭堂稿》所載父子親情互動，不難體察父子之間慈愛與敬仰之情。由於陸深諸子早夭，僅存體弱多病的陸楫承繼一脈香火，故家書中往往可見叮囑善養身體、指導讀書及處事之道，而此亦能理解何以《古今說海》總校勘及編次之重任，託付其甥黃標而不由陸楫主持之原因。

展卷讀之，殊快夙心，乃為手訂數字，因命黃甥標校勘出。<sup>39</sup>

〈與黃甥良式十二首〉有云：

《痘疹書》校勘得可寫，便寫入刻，早完亦一件事了。(其十一)

《痘疹論》已入刻未？吾甥所作後序亦佳，老懷殊為喜慰。劉栢山北行在近，可促匠手早完，欲送與一部以答其意耳。……《松籌堂集》聞是此老手編，果精當否？可細讀三四過，西來商議。其中若有關係朝廷典故，及可備郡乘闕遺者，另錄以藏。此看書要法也，志之，志之。(其十二)<sup>40</sup>

由上述文字可知，黃標受命處理《痘疹論》校勘與刊刻工作，陸深扮演掌握進度、提點叮囑與發號施令的角色，參照《說海》成書，同樣從書名決定、書目種類到財力支援，乃至指派刻工與編輯時程，亦是處處可見叮嚀。

李昭鴻在詳究陸氏與編輯團體盤根錯節的人際網絡後，最終釐出深有見地的結論，其云：

《古今說海》係陸深父子運用世交、姻親、友朋、師生等關係所組成之文人集團，或出藏書、或錄副稿、或行校勘，最後由黃標擔任總校勘編次、陸楫出資刊刻，以儼山書院名義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出版的說部叢書。<sup>41</sup>

不過，統觀上舉論述，在在揭露陸深應當不僅只是扮演「被諮詢請教的角色」，當可是確認是編纂工作的主導者，也是成書最核心的關鍵人物。至於其編纂目的為何？儘管唐錦序文未言，但將《說海》視為實踐個人文學主張之載體，用好古博雅意識回應盛行於世的文學思潮，斥責知識日益淺薄狹隘之失，卻是有跡可尋的。陸楫《葦葭堂稿》嘗載：

先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國朝前輩抄錄得一二事，使命不肖熟讀而藏之。(嘗言)：「蓋士君子有志用事，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而魏相條晁（晁錯，200B.C.-154B.C）、董（董仲舒，179 B.C.-104B.C.）之對，特見重於朝廷，良亦為此。朱文公（朱熹，1130-1200）

<sup>39</sup> 明·陸深：〈重刊痘疹論序〉，《儼山集》，卷48，葉1b-2a。

<sup>40</sup> 二封家書並見於明·陸深：〈與黃甥良式十二首〉，《儼山集》卷95，葉16b-17a。

<sup>41</sup> 李昭鴻：《陸楫及其《古今說海》研究》，頁47。



有言：「知古不知今者，葉正則（葉適，1150-1223）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父（陳亮，1143-1194）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伯恭（呂祖謙，1137-1181）也。」今世學者儘有務為博洽，不究心當代事故，一問及朝廷典故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恐其見諸施為，自多窒礙，宜識者目為俗學，無足怪者。<sup>42</sup>

士大夫既有志於經世濟民，便須博洽通達古今典故，作為文章及為政之根據。然而，如何兼通古今？陸深提出把握「志廣、學博、守約」（〈理學括要序〉）三個原則，落實到實際生活，便是不拘品類廣泛閱讀，前舉文徵明言陸深「群經子史、禮樂名物、陰陽律曆、山經地志；下逮稗官小說，靡不披覽。」（〈陸文裕公全集序〉），即是其身體力行之實踐方式。正因能廣泛涉獵多元知識以為涵養根基，故能進一步「由博而返約」，將知識融通內化，達致廣博精深的學問境界。而此與唐錦〈古今說海引〉所謂：「雖曰用以舒疲宣滯，澡濯鬱伊，然學者反約之道端，於是乎基焉。」論點頗為相似。

由於唐錦並未實際參與《說海》編纂工作，卻能詳細說明全書編纂脈絡及核心精神，加上唐序完成（夏4月）後3個月，陸深即身故離世（7月18日），以陸、唐二人交情深厚，行狀又為唐錦親手撰就<sup>43</sup>，綜合上述論證加以推敲，或許是晚年常為臂痛、目昏所困，陸深是否因此託人以明其志，的確留給後人許多聯想空間。<sup>44</sup>

<sup>42</sup> 明·陸楫：《蒹葭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7，〈雜著〉，頁646。筆者案：《宜愚齋筆記》（當為顧九錫《移愚齋筆記》）亦載此，文句小異但語意更為明朗，其載：「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幾四十年，每見國朝前輩抄錄得一二事，便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事，非兼通古今，何得言經濟？』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而魏相條晁董之對，特見重於朝，良亦為此。朱子有言：『知古不知今者，葉正則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父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伯恭也。』今世學者儘有務為博洽，不究心當代事故，一問及朝廷典故，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終為俗學。」參見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頁165。

<sup>43</sup> 陸深卒後，唐錦親手撰寫行狀，顯見二人交情匪淺，且唐、陸二家姻親關係緊密，相關考證可參李昭鴻：《陸楫及其《古今說海》研究所述》，頁75。

<sup>44</sup> 審查先生對陸深是否主導其書提出兩點疑義，包括《古今說海》乃年輕學子文會之作，與陸深學術思想關涉連結稍弱。再者，其書若為陸深主導，陸楫等人卻未指陳其事，實有違人倫之理，不符常情。對此，筆者管見如下：（1）陸深與《古今說海》之關係，可確定者包括作品定名、書籍選定、刊刻標準等，此等皆出版書籍重要關鍵事務，參與程度可謂頗深。（2）因陸楫、黃標與唐錦等人未

## 五、《古今說海》之時代意義（代結語）

《說海》的問世，在小說史上最大意義厥在於它是明代首部純粹以說部為主體之叢刻式集合作品，與前此雖以「小說」為名，卻內容相對駁雜之《顧氏文房小說》三種相較，《說海》的小說質性更為鮮明突出。<sup>45</sup>該書出自陸深父子之手，並在士林公開傳播，以陸深政治地位、學術主張及享譽文壇的情況來看，加以有唐錦為其書高舉「好古博雅」之名，可說從各個層面為《說海》建立相當有利之傳播條件，也成為可供後人如法仿製之先例。

不僅如此，從小說傳播型態演變觀之，也能大略觀察小說地位升降過程，《說海》可謂是扮演相當重要的歷史標誌點。具體來說，在小說地位尚未獲得士人普遍認可的明代中期以前，作品必須在親朋同好間私下傳遞，不僅所見書籍有限，散播廣度亦受到極大侷限。如冀綺（1437-?）刊刻《五色線》，其書傳播過程就相當曲折：

予家舊藏書籍中，有《五色線》一帙，凡三卷，不知何人所輯。但於卷末云：「浩然翁邵文伯（邵顏，生卒不詳）手抄於鶴城宿所之怡雲軒。」後於野亭先生（馬之純，1144?-1201）處得此本，傳於伊氏之奉遠樓，其題跋之下，亦不著年號名識。<sup>46</sup>

另一部專記神仙怪異之事的《錄異記》，自五代流傳至明中葉，傳抄不知經歷凡幾，柳僉（生卒不詳）〈錄異記跋〉載：

右《錄異記》一集，凡八卷十七類，乃五代人杜光庭（850-933）所纂。得於友人家，假歸錄出，仍鈔別本，總計七十翻。時正德己卯（14，1519）三

---

有隻字片言及之，反而凸顯此事頗有不符常理之處，恐未能以一般尋常人倫情況繩之，或當別有緣故尚待進一步挖掘。（3）以目前所見包括陸深編纂歷代書籍經歷、黃標受託編書模式、陸楫體弱多病等外圍因素，加以綜合考察陸深內在學術思想，似仍以反映其學術主張之說為宜。

<sup>45</sup> 「較之於其他同樣以『說』或『小說』命名，而收書性質相對素雜的叢書言，《古今說海》子目書以野史小說佔絕多數，既相符於小說、雜史類書籍難能區分之事實，且呈現陸楫等對說部概念的明確認知。」李昭鴻：《陸楫及其《古今說海》研究》，頁 66。

<sup>46</sup> 明·冀綺：〈五色線序〉，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子部第 3 冊，頁 292。

月望後一日，吳門柳僉大中錄畢於桐涇別墅之清遠樓中。<sup>47</sup>

稍後俞弁（1488-1547）拜訪柳僉，借閱抄錄後留下一語：「己卯首夏，訪大中（柳僉）村居，承假是錄，錄畢用書尾原韻奉謝……。」<sup>48</sup>將二篇並列，可見書籍傳抄是小說長期以來主要傳播路徑，由於民間出版資源匱乏，在明中葉之前，若非具有官方身份、世家大族或財力雄厚者，小說幾無出版機會。《說海》的刊刻，不僅作為陸深對好古博雅意識之實踐，其實也標誌著小說傳播由私下傳抄，逐漸朝向公開叢刻方式發展，近人昌彼得（1921-2011）所謂「彙輯叢書之盛行，則自明正德、嘉靖以後。」<sup>49</sup>正點出此時民間出版能量已有長足進步，其中也關涉到文學觀念轉變和出版條件漸趨成熟之探討，這對明中後期通俗小說得以倏然攀上出版頂峰，或能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

<sup>47</sup> 明·柳僉：〈錄異記跋〉，五代·杜光庭：《錄異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6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509。

<sup>48</sup> 明·俞弁：〈書錄異記後跋〉，五代·杜光庭：《錄異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64 冊，頁 509。

<sup>49</sup> 昌彼得云：「彙輯叢書之盛行，則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輯刻之人，率多雲間（即松江府）、吳郡人氏。如正德 6 年長州沈津之《欣賞編》；正德、嘉靖間，吳郡顧元慶之《文房小說》及《明四十家小說》；嘉靖 23 年，雲間陸楫之《古今說海》；嘉靖間，吳郡袁袞之《金聲玉振集》及前後《廣四十家小說》；萬曆間，雲間陳繼儒之《寶顏堂秘笈》。」參氏著：《說郭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頁 39。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8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 唐·孫廣：《嘯旨》，收入《百部叢書集成》第 19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 五代·杜光庭：《錄異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6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明·何良俊：《何翰林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42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
- 明·洪楨編，譚正璧校點：《清平山堂話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 明·唐錦：《龍江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3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明·陳繼儒：《偃曝談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11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5。
- \* 明·陸深：《儼山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0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 明·陸深：《儼山外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 明·陸深撰，陸起龍編：《陸文裕公行遠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9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
- \* 明·陸楫：《蒹葭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5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陸楫編：《古今說海》，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 23 年雲間陸氏儼山書院刊本。
- 清·曹一士：《四焉齋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75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公司，1997。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子部》，臺北：國立中央圖

書館，1992。

## 二、近人論著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李昭鴻：《陸楫及其《古今說海》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0。

\* 昌彼得：《說郛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程毅中編著：《古體小說鈔·宋元卷》，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 趙春輝：〈黃標與《古今說海》新考〉，《明清小說研究》125(2017.7)，頁177-188。

\*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Bi De, *Shuo Fu Kao* [A Research of *Shuo Fu*]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79).
- Jian Jin Song, *Ming Dai Wen Xue Pi Ping Yan Jiu* [A Stud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Ming Dynasty]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1989).
- Lee Chao Hung, *Lu Ji Ji Qi Gu Jin Shuo Hai Yan Jiu* [Studies on Lu Ji and his *Gu Jin Shuo Hai*] (Taipei: Ph.D. dis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2000).
- Liao Ke Bin, *Fu Gu Pai Yu Ming Dai Wen Xue Si Chao* [The Revivalists and the Literary Trends in Ming Dynasty] (Taipei: Wen Chin Publishing Co., Ltd., 1994).
- [Ming] Lu Ji, *Jian Jia Tang Gao* [Lu Ji's Corpus] adopted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Gu Ji Publishing House, 1995).
- [Ming] Lu Shen, *Yan Shan Ji* [Lu Shen's Corpus I] adopted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Wen Yuan Ge Version]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Ming] Lu Shen, *Yan Shan Wai Ji* [Lu Shen's Corpus II] adopted 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Wen Yuan Ge Version]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
- [Ming] Lu Shen, Lu Qi Long Edited, *Lu Wen Yu Gong Xing Yuan Ji* [Lu Shen's Corpus] adopted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Tainan: Zhuangyan Cultural Company, 1997).
- [Ming] Tang Jin, *Long Jiang Ji* [Tang Jin's Corpus] adopted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Wen Yuan Ge Versio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ublishing House, 2002).
- Zhao Chun Hui, Huang Biao Yu *Gu Jin Shuo Hai Xin Kao* [A New Study on the Huang Biao and *Gu Jin Shuo Hai*] in *Ming Qing Xiao Shuo Yan Jiu* [The Journal of Ming-Qing Fiction Studies] Vol. 3 (Jul. 2017), pp. 177-188.